

第一章 拒絕錢財的傲姑娘

昭帝崩，大魏歷經三年政爭，恆王魏新終於駁倒以皇后趙氏及國舅為首，挾年幼天子以「尊王」大旗誅滅異己及擁王重臣、文武官員之政權。

魏新即位，年號長平。

十數年的變法革新，興利除弊，長平帝以「清廉公明」勉勵百官群臣，開創太平盛世。

距離大魏京城約一日車程的珠海城乃是大魏第二大城，亦是京城的衛城之一。五年前，當年護主有功的武將、後封寧侯之俞世鼎因舊患復發，不勝公務，長平帝特封珠海城南舊時王府予以養病靜休。後，寧侯攜妾室董澐及女兒俞景嵐安居於此。

珠海城內皇親貴胄、萬商雲集，自大魏開國以來便是繁華之地，而在眾多繁盛了珠海城的商賈之中，舒家乃其中翹楚。

舒家來自永安，發跡於珠海城，如今在城內擁有十七座大小宅第以及二十五家店號鋪面，經營品項繁雜多元，舉凡當舖、票號、布莊、茶行、藥材、礦業、米糧草料、茶樓飯館……應有盡有。

現下的當家是舒家發跡於珠海城後的第五代——舒海澄。

舒海澄之父為舒家四大房長子舒士安，其妻李雲珠亦是名門之後。

舒家以「治家肅、持己恭、待人誠、處事謹」為家規，對子女的教育及教養十分重視。

李雲珠十五歲嫁入舒家，兩次滑胎，二十二歲生下舒海澄，相隔九年才又產下一子舒海光。中年得子，李雲珠十分疼愛舒海光，也養出了他懦弱卻又任性的脾氣。舒海澄為長子，舒士安對他寄望頗深，嚴加栽培教養。舒海澄三歲啟蒙，飽讀詩書，精通六藝，舒士安以他為傲。

他少年持重，十七歲便開始掌理家業，不僅能守成，亦可佈新。

十九歲時，舒士安為他覓了龍門甘家的么女為妻，誰知訂親後不久，甘家女兒卻因惡疾過世。舒家念舊情，以冥婚方式將甘氏牌位娶進舒家，供奉香火。

二十一歲那年，舒海澄在一酒宴上識得落華樓歌女何玉瑞，陰錯陽差與她成了露水夫妻。何玉瑞是賣藝不賣身的雛兒，成就好事後尋死覓活，為表負責，舒海澄與父母商量，將其納為小妾。

舒家世代清白，對何玉瑞的出身頗有微詞，但為了不讓何玉瑞的事傳揚出去，便允了此事。

何玉瑞低調地進了舒家的門，李雲珠對她十分嚴格，就連她生下一子舒明煦，李雲珠都沒准她養在身邊，也因此外邊的人鮮少談起何玉瑞之事。

午後，舒海澄自茶行離開，循著北大道往舒記興隆票號而去。

北大道上有個名為通天園的地方，此地無園，只是一處四通八達的廣場。通天園是珠海城的人們最喜歡的地方，連吃帶玩，各種娛樂應有盡有，而且花費不多，

只要塊兒八毛，幾個銅錢，也能讓人樂呵個夠。

通天園有的是茶館、飯館、小吃攤子、涼水鋪，吃吃喝喝，好不快樂。娛樂方面有著固定的戲班子、評書場及大鼓場，至於流動性質的則有雜耍、變戲法以及各種民俗技藝、功夫絕活。

總之，通天園是個吸引人的地方，不單是販夫走卒愛到此地走動，就連那些文人雅士、達官顯要也經常輕裝簡從來此一遊。

舒家在通天園有一家茶館、一家飯館，而舒家二少，人稱舒二的舒海光便是在這兒遇上他的心上人——向天笑。

向天笑年方十六，跟著爺爺向錦波飄泊江湖，賣藝維生。

他們原是居無定所的，但一年前來到珠海城後，向錦波生了一場病，便在珠海城安頓了下來，如今爺孫倆租下城北一老舊小宅。

為了生活，白日裡爺孫倆在通天園賣藝，晚上天笑則到歡滿樓做些洗衣縫補的雜務，順便幫姑娘、嬖嬖們跑跑腿，日子雖不寬裕，但也還過得去。

早年向錦波有一絕技——流星趕月，即是他以彈弓往天空射出一顆彈丸，待第一顆彈丸往下墜時，再射出第二顆，兩顆彈丸在空中相撞、粉碎四散。

靠著這獨門絕活，向錦波養大了天笑，可這些年他眼睛漸漸不好使了，只能做些尋常的雜耍，變點小把戲。天笑從小跟在他身邊，學到了一些頂罈走缸的功夫，雖不是什麼罕見絕活，但因為她長相甜美，還是能得到不少賞錢。

行至通天園，舒海澄便見眾人圍成一個圈，人牆裡有人正表演著。

他個兒高，看得遠，一眼便見人牆之中表演著走缸的藍衫姑娘便是天笑。

此時她臉上漾開燦笑，完全不見憂憤的面容。

那是不久之前的事，他還記得她在他面前那憤怒但驕傲、憂悒但堅定的神情，當時她斷然地拒絕他的二百兩。

「舒大少爺，我向天笑雖出身寒微，但也是有骨氣、有自覺的。我未貪圖舒家的榮華富貴，與舒二少爺之間亦無糾纏，請你不要再來了。」

老實說，有那麼一瞬間，他是打心裡佩服這十六歲的小姑娘的。

可轉念一想，又疑猜這只是她放長線釣大魚的伎倆。

他走闖商海多年，見識過的人大多言不由衷或別有居心，有些出身寒微的女子為了往上攀可是使盡渾身解數，令人防不勝防。

她是真的對舒海光無意還是裝模作樣？她是為了讓舒家對她刮目相看才悍然拒絕，還是真的心傲到容不得金錢作踐？

弟弟年僅十五，從小被爹娘揣在手上呵護著，哪知人心險惡，那些看似美好無害的，常常猶如狐狸般狡猾多詐。

見弟弟被向天笑迷得神魂顛倒，娘幾番阻止勸導，弟弟卻仍不肯放手。娘眼見難以收拾，趕緊要他這個做兄長的出面。

商海闖蕩，他還沒碰過用錢解決不了的事，於是他帶著兩百兩銀票登門拜訪，要她「見好就收」。

未料她悍然拒絕，還要他舒家人莫再打擾。

此刻她正賣力演出，那粉嫩的巴掌臉上，汗水閃閃發亮。

表演結束，她動作俐落順暢地下了滾缸，圍觀的人們拚命的叫好鼓掌。

「謝謝各位大爺、大娘，公子、姑娘，有錢賞錢，沒錢賞個笑吧！」她笑臉盈盈，手上抓著一只銅盆向圍觀的人討賞。

只聽銅錢叮叮噹噹地落入銅盆中，她笑得合不攏嘴。

她順著圈子一路走過來，那笑容卻在走到他面前發現他時瞬間消失。

她用一種警戒的，甚至是憤怒的眼神瞪視著他，無畏又堅定。

他意識到她的眼神不對了，之前她雖然堅決地拒絕了他的兩百兩，但眼底是帶著一絲畏怯及無措的。可此時的她卻是兩隻眼睛直勾勾地看著他，好像要用眼神擊敗他、驅走他似的。

他感到疑惑，也感到好奇，不自覺地朝著她露出帶著興味的一笑。

「賞嗎？」她問他。

他微頓，自腰間取出荷包，抽鬆繩子，袋口朝下，將荷包裡二十個銀元都倒進銅盆裡。

見著那些白花花、亮晃晃的銀元，一旁的人忍不住驚呼，而她也瞪大了眼睛。但她沒有驚訝太久，很快地目光一凝，直視著他，「謝舒大少爺的賞錢。」說罷，她撇頭就走，繼續跟其他人討賞。

舒海澄看著她的身影，心裡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卻說不上來。她不一樣了，但是哪裡不一樣呢？

「大少爺，您怎麼給那麼多賞銀？」跟在身邊的隨從六通見他將荷包裡的銀元都賞給了她，驚訝又不解。

舒海澄用餘光瞥了他一記，「閉好你的嘴。」

「是。」六通訥訥地應著。

人潮散去，天笑捧著銅盆走到評書場的簷下，因為舊傷復發已經幾個月無法上場表演的爺爺正在那兒等著她。

她走向他，在他身邊坐下。

「辛苦妳了，天笑。」向錦波說著咳了幾聲。

「不辛苦。」天笑咧嘴一笑，「我當是強身健體。」接著，她打開一只隨身的束口袋，將賞銀全倒了進去。

瞥見那難得一見的銀元，向錦波瞪大了眼睛，「天笑，今天賞銀這麼多？還有銀元？」

他雖眼力不好，但亮晃晃的銀元可刺眼著。

「是呀。」她將賞銀倒進束口袋後拉好繩子束緊，小心翼翼地放進身上斜揹的棉布袋。

「今天的客人真是大方。」向錦波說。

「他才不是大方，只是心虛想補償我。」她不以為然地道。

「他？」向錦波以為銀元是好幾個客人賞的，但聽起來，那近二十個銀元似乎是

同一個人打賞。

她笑視著向錦波，「是舒海澄打賞的，他肯定是幹了壞事，心裡有鬼。」

向錦波露出困惑的表情，「心裡……有鬼？」

她該如何跟爺爺解釋呢？他根本不知道舒海澄對向天笑做了什麼，也不知道向天笑的身上發生了何等可怕卻又不可思議的事情。

她是向天笑，卻也不是向天笑。嚴格來說，這身子是向天笑的，可住在裡面的卻不是向天笑。

她本名趙麗文，是一個二十一世紀的飾品設計師，專營仿古飾物。

她學的是商，設計不是她的本科，一開始完全是興趣，只做來自己穿戴，可後來朋友、同事跟往來的客戶、廠商喜歡，她便一件一件的賣給她們。

她先是利用休假時間接件，做出名堂後便辭去本職，全心投入，從幾人的工作室開始，兩年時間便成了擁有五十名師傅的公司。

雖是學商，但她專注於設計及製作，將財務交給大學同窗兼閨蜜，業務及行銷則是全權給男友打理。沒想到他們不僅在情感上背叛她，還聯手掏空她的公司，奪走她自創的品牌「流年」。

那一晚，她獨自上山買醉，開車下山時竟衝出邊坡，連人帶車摔到五、六樓高度的山坳裡。

是的，她死了，而且她記得自己當時確實在腦海中閃過「以死報復他們」的念頭。她得承認她很後悔，萬幸的是她酒駕只害死自己，沒殃及無辜。

她是在向天笑的身體裡醒來的，當時向天笑一身傷，腦袋破了一個洞，流了好多血，就那麼孤伶伶地躺在山坳裡。

她醒來後漸漸地想起很多關於向天笑的事。

「爺爺，咱們回去吧！」她扶起席地而坐的向錦波。

向錦波在她的攙扶下站了起來，兩眼幽幽地望著她，似乎有話要說。

「怎麼了？爺爺。」她疑惑地。

「都怪爺爺……」向錦波一臉歉疚自責，「是爺爺出身不好，阻礙了妳的姻緣。」向錦波跟天笑非常親，舒海光追求她以及舒海澄以錢羞辱她之事他都是知道的。舒海光其實是個討喜的小伙子，家世好、皮相好，又總是笑咪咪的，哪個姑娘會不喜歡他呢？天笑正是情竇初開的年紀，哪可能不為所動，無動於衷？他想，她表現出一副郎有情、妹無意的樣子，必然是自覺出身跟舒家乃一雲一泥，難有結果，這才總是態度淡漠吧？

「爺爺，您別逗了。」天笑一笑，「舒海光那種不成熟的小鬼，我才看不上眼呢！」聞言向錦波一怔，這孩子貼心，許是為了不讓他自責難過才故意這麼說的吧？

「天笑呀，如果當初從河裡把妳撈起來的不是爺爺就好了。」向錦波感慨地道：「當初放在妳兜裡的那根珍珠金簪一看就知道是富貴人家所有的物品，妳肯定不是尋常的出身。」

「爺爺。」她一把挽住向錦波的手，眼底閃著感激，「如果不是您撈起我，我或許活不到這歲數，說不定早就葬身魚腹了。」

看著這貼心的孩子，向錦波欣慰地笑了，「爺爺希望妳終有尋著爹娘，認祖歸宗的一天。」

一雙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她。

是舒海光，他「又」來了。自她傷後重回通天園賣藝，這已經是舒海光第三次來了。

前兩次她基於禮貌且「賞錢的是老大」的原則，只是客氣而淡漠地要他放棄，並請他別再來糾纏。她以為這樣就夠明白，但顯然她低估了他的偏執。

看來她得狠狠地、直接地打擊他，才能教他死了這條心。

今天她表演的是機器舞，這些古代人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，一個個嘖嘖稱奇。說來，向天笑雖養在向錦波身邊十六年，但也沒學到什麼絕世技藝，原因是向錦波疼她，捨不得她練功辛苦，所以十幾年下來，她也就會頂個瓶、滾滾缸，像隻蝴蝶似的在場上飛來蹦去。

萬幸的是她長得好，模樣討人喜歡，所以那些圍觀的人都樂意打賞，且對她的表演要求不高。

而自己高中時期參加過熱舞社，雖然談不上是舞后，可也有點樣子，唬唬這些古代人還是行的。

舞畢，圍觀的人們鼓掌叫好。

等領了賞，人潮散去，她便走向依舊在簷下候著她的向錦波。

可這時，舒海光快步地走過來，攔了她的路，「天……」

「你還不死心？」未等他說話，她兩隻眼睛狠狠一瞪。

舒海光被她這麼冷眼一瞧，愣住了。「天笑，妳……我……」

「別再來了，舒二少爺。」她說：「面對現實吧，我跟你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天笑，不會的，只要我再跟爹娘商量，相信他們會……」舒海光急得兩眼都濕了。

她望著他那泫然欲泣的臉龐，心裡暗叫一聲，我的媽呀！你認真的嗎？

「你要跟他們商量什麼？」這次她毫不客氣，單刀直入地道：「舒二少爺，我對你沒有那種感覺跟心思，這都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。」

他愣住，兩眼發直地看著她，「天笑？」

「就算我也喜歡你好了，我問你，你想帶著我私奔嗎？我還要照顧爺爺，你能養活我們爺孫倆？還有……你要怎麼養家？你會什麼？你能吃苦嗎？」天笑神情冷靜地看著他，「愛不是嘴巴說說，還得有本事。」

「天……天笑？」他懵了，一臉受挫，「天笑，妳怎麼會這麼說呢？妳一點都不像我認識的妳了……」

是的，從前的向天笑實在對他太客氣了，即使對他無意也不好直白地拒絕他，可顯然他就是得一桶冰水澆下去才能徹頭徹尾的清醒。

她對著他沉靜地一笑，「你是不認識我。」

舒海光眉心一蹙，又是泫然欲泣的表情，「什……」

「如果你真為我好，就別再來找我了。」她這話不假。

要是他繼續糾纏，在他家人面前表現出得不到她就活不下去的死樣子，不知道舒家還要怎麼對付她呢。

雖說她是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，但有錢能使鬼推磨，身在這種她不熟悉又沒後援的時空裡，為免舒家在背後下重手，她還是謹慎一點，別引火上身。

「咱倆就此別過，後會無期。」她說罷，拱手抱拳做了個揖，轉身便要走開。

可一轉身，她忽地想起一件事情，於是又立馬轉過身來。

舒海光以為她反悔了、心軟了，眼底燃起一點火光。

只見她將盛裝賞銀的銅盆湊到他面前，兩隻眼睛直勾勾地望著他，「你要打賞嗎？」

生活很殘酷，她可是很實際的。

舒海光傻住，「什……」

「打一點賞吧，你也看了表演。」她說。

舒海光像是被下了咒似的，乖乖拿出荷包，從裡面取出一枚銀元擱進她的盆裡。聽見那「匡啣」一聲，天笑笑了。

「謝謝舒二少打賞。」她朝他鞠了個躬，轉身走向爺爺。

向錦波從頭到尾看著，頗為同情舒海光。「天笑，妳……妳怎麼這麼對舒二少爺呢？」

她微皺眉頭，「爺爺，您不懂，這叫……殘酷的溫柔。」

「嘎？」向錦波不解，「殘、殘酷的溫柔？」

「沒錯。」她咧嘴一笑。

向錦波灰白的眉毛一擰，哭笑不得地道：「怎麼妳現在老說一些奇奇怪怪的話？」

「唉呀，別提他的事了。」天笑一把勾住向錦波的手，「咱們去買河鮮跟豬肉，今天爆個麻油豬肉給您補補身子。」說罷，她拉著向錦波自簷下走出。

而一旁二樓廂房靠窗的長椅上，舒海澄正細細品嚐著剛從南方送來的茶。

他的唇角勾起一抹興味的笑意，兩隻眼睛定定地看著正離開的天笑跟向錦波。

方才她跟舒海光及向錦波的對話，他幾乎是一字不漏的聽進去了。

他得承認，他對她還真有幾分敬意了。

第二章 被遺忘的凶殺案

華燈初上，光顧歡滿樓的客人便已絡繹不絕。

歡滿樓是珠海城最大的青樓，各色各樣的姑娘猶如似錦繁花，萬紫千紅，目不暇給。

歡滿樓前至後、右至左各是三進，若自高處往下看，呈現一個「田」字，其中有四處庭院，以春夏秋冬為名。

為了貼補家用，天笑到歡滿樓做事已經半年時間。不過前陣子因為受傷，她已一個月未出現在歡滿樓了。

天笑一到歡滿樓，粗使婆子劉媽便拉著她道：「唉呀，丫頭，妳可終於出現了。」

她記得這位劉媽，人不錯，嗓門很大，喜歡八卦，一點事就大驚小怪。

「發生那麼可怕的事情，我以為妳不會再來了……」劉媽說著臉上有一抹警覺，下意識地看了看四周。

天笑微怔，可怕的事情？什麼事？

「天笑？」這時，廊上傳來女子的聲音。

她轉頭一看，正是歡滿樓的一位姑娘，名叫綠湖。綠湖在歡滿樓的紅牌姑娘中算是次等的，若以二十一世紀的說法，她是B咖。

歡滿樓的A咖是花自豔跟海嵐，她們擁有獨立的大廂房，廂房裡一應俱全，不只有沐浴更衣的夾間，還有一個待客的小花廳。

見綠湖對她招手，她走了過去，禮貌且恭謹地問：「綠湖姑娘，有什麼吩咐嗎？」綠湖微頓，眼底有一抹疑色，微微蹙起眉頭看著她，「妳……喜兒發生那件事後妳就沒來了，沒事吧？」

喜兒？喜兒是誰？又發生了什麼事？難道剛才劉媽說的「可怕的事」是指發生在喜兒身上的事？

「喜兒是……誰？」她問。

綠湖瞪大眼睛，狐疑地問：「妳……妳不記得？」

她困惑地道：「到底是什麼事？我不知道。」

綠湖沉默了一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然後勾唇微笑，「不記得也好，紅老闆不准大家再提及那件事，妳也別問了。」說罷，她話鋒一轉，像是在確認什麼似的盯著她，「妳……真的不記得？」

她毫不猶豫地搖搖頭。喜兒是誰？又發生什麼事？為什麼她記得所有發生在向天笑身上及周遭的事情，卻唯獨忘了這個？

「算了，也不是什麼好事，忘了就忘了。」綠湖轉而吩咐著，「我房裡有一件綠色罩衫的袖口綻線，妳幫我縫補之後拿去洗晾吧。」

她乖乖地點頭，「好的，我立刻就去。」

做完今晚最後的一件活兒，天笑沿著長廊往後門的方向走。

走到轉角，她不自覺地停了下來，往直行到底的那一端望去。

那兒有間廂房，是幽暗的，一點微光都沒有。

不知是著魔還是好奇，她遲疑地邁出步子，之後卻莫名堅定，朝著廊道盡頭走去。

她在那間廂房前停下腳步，廂房有兩扇對開的門，門扇上各有一個環，一條鍊子簡單的穿過兩個環將門板扣住，可鍊條上並沒有鎖頭。

好奇心的驅使令她不自覺地伸出手去，可才觸及那鍊條，她便一陣頭痛欲裂。

「不……」她的身子瞬間失去重心，整個人往後仰，撞著牆壁後順著牆面往下滑。

她坐在地上，一種無法形容的冰冷席捲了她的身軀，她痛苦地摀著臉。

她的頭好痛好痛，是之前掉進山坳摔破頭的後遺症嗎？

稍稍緩過神，她感覺到有人站在旁邊，警覺地睜開眼睛抬起頭，驚疑地看向站在旁邊看著她的人。

「向天笑？」

與朋友來歡滿樓聽曲品酒的舒海澄準備在上樓前先解個手，於是一進後院便與好友分開，自個兒往後門的方向走。

他不迷女色，未有流連花叢的喜好，只是喜歡在好友休沐之日與之品酒聽曲。解完手，他經過長廊外，忽聽見聲響及悶吟，於是上前稍作察看，沒想到會看到她癱坐在牆邊。

「舒……」她訝異地看著突然出現的他。

舒海澄趨前靠近了她並端視著她的臉龐，微微蹙起濃眉，「妳臉色發白，沒事吧？」她下意識的摸了自己的臉，臉色是否發白她不知道，但她知道自己的身体發寒，頭像是要爆開了一樣。

一定是之前受傷造成的，那樣的傷勢使向天笑失去性命，當然可能留下或輕或重的後遺症，而這一切都是他害的！

想到這兒，她不由得惡狠狠地瞪著他，「這是之前摔破頭造成的腦損傷。」

可她發現他臉上沒有太多表情，像是他一點都不知道她說的是什麼。

「街頭賣藝確實是有風險。」他說：「我曾看過有位小姑娘從燈竿上摔落地面。」她望著他，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。

他在裝蒜嗎？什麼賣藝的風險？爺爺將她保護得極好，可從沒讓她受過傷。也是，他怎麼可能承認他幹了那麼可怕的事情？

舒海澄將自己袖裡的素白帕巾遞給她，「擦擦臉，妳在冒冷汗。」

她不接受他的好意，眼底滿是抗拒及警戒。

他無奈一笑，「看來妳還氣恨著。」

聽見她跟舒海光及向錦波說的那些話，他可以確定她是真的對舒海光無意，並非是在玩欲擒故縱的把戲。她見著他便如此生氣，應是因為那兩百兩傷了她的自尊跟人格吧？

「難道我該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過？」天笑艱難地想站起來。

看她因為虛乏腿軟一時無法站起，舒海澄本能地伸手要拉她，可又直覺地感到不妥而將手收回。

舒海澄看向那扣著鍊條的房門，「妳在這兒做什麼？這是誰的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見一個稚嫩的聲音傳來——

「誰在那裡？」

兩人往聲音的來處望去，看見的是歡滿樓的雜使丫頭——小紅。

「舒大少爺？天笑姊姊？」小紅看見他們倆站在那房門前，露出了不安的眼神，

「你……你們在那兒做什麼？那兒……那兒……」

小紅以「那兒」稱呼這個廂房，好像這廂房是個生人勿近之地般。

天笑語帶試探地問：「小紅，這廂房是做什麼的？」

小紅愣了一下，用困惑的眼神看著她，好似她提了一個奇怪的問題。

「妳為何這麼問呢？那是喜兒姊姊的房間呀。」小紅說著警覺地四下張望，「紅老闆不准我們到那兒去，姊姊也快走吧。」說完，她轉過身飛也似的離開。舒海澄不知道這兒是喜兒的廂房，但他知道喜兒在歡滿樓發生了什麼事。事實上，那件事滿城皆知。

可看著天笑一臉懵的反應，她好像對此事一無所悉。

怎麼會？不說她經常出入歡滿樓，就算不是，總在通天園那種消息流通迅速的地方走動，不可能聽不見任何人討論喜兒之事。

他忍不住疑惑地看著她，皺起了眉頭問：「怎麼妳一臉懵？」

「稍早前我聽劉媽跟綠湖姑娘提起喜兒這個名字，可是我記不得她。」她有點苦惱又困惑地望著那扇房門。

聞言舒海澄心頭微微一震，「所以妳不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她一臉求解的表情，搖了搖頭。

「看來妳這頭摔得不輕。」他一笑，「喜兒一個多月前在她的房裡遭人勒殺，至今尚未逮捕凶嫌。」

「什……」她登時瞪大雙眼，「難道劉媽口中那件可怕的事指的就是喜兒她……」從她的反應跟表情，他可以確定她是真的不知情。他眉頭揪得更緊了，「妳的腦究竟傷得多重？竟能把這種事給忘了。」

是呀，真是太奇怪了。雖說她只是借了向天笑肉身的陌生人，但關於向天笑的事情她幾乎沒有記不得的，為何獨獨這件事……

「要是妳能把不愉快的事情給忘了，那就太好了。」他說。

不愉快？他指的是她跟他舒家之間那本不該存在卻又莫名其妙存在的糾葛嗎？

天笑直視著他，防備又直接地道：「對，既然不巧遇上了，我順便拜託你一件事。請你回去好生勸勸令弟，叫他別再來打擾我的生活，還有……閣下也是。」說著的同時，她發現廊道的那頭又來了一名面生的年輕男子。

她對著舒海澄抱拳一揖，瀟灑飛揚地道：「告辭。」語罷，她掠過他身側，邁步向前。

年輕男子見她過來，本能地側身讓道，然後好奇地看著她離去的身影。

她還沒走遠，年輕男子已走向舒海澄，問道：「解個手這麼久？我還以為你還沒喝就醉倒了呢！」

舒海澄笑而未語。

年輕男子往天笑離去的方向再看了一眼，好奇地問：「新來的姑娘？看著不好惹呢。」

此人名為傅鶴鳴，正是寧侯府的府衛長，同時也是舒海澄的好友。

因為從商，舒海澄知心交心的朋友少之又少，跟他的生意八竿子打不著的傅鶴鳴於是成了他的異姓兄弟。

舒海澄曾遭潛進城裡的流匪打劫，幸遇傅鶴鳴解圍脫困，之後傅鶴鳴因老家急需救命錢，冒昧找上舒海澄。當時兩人明明只是一面之緣，舒海澄卻二話不說的讓帳房給了他百餘兩。

兩人，一個行俠，一個仗義，就這麼成了知己。

「她不是歡滿樓的新人。」舒海澄撇唇一笑，「是之前海光戀上的那位賣藝姑娘。」聞言傅鶴鳴一怔，「原來是她？唉呀，她方才走得太急太快，我還沒覷清她的臉呢。」

舒海光戀上通天園的賣藝姑娘，並遭到舒家反對的事情，身為好友的傅鶴鳴當然知道，不過他還未曾見過她的廬山真面目。

舒海澄睽了他一眼，「你若好奇，可以到通天園看她表演。」

傅鶴鳴蹙眉哼笑一記，「對我這種武功高強的人來說，通天園那些都是雕蟲小技，我哪會去湊熱鬧呢？與其去通天園，還不如來歡滿樓看姑娘跳舞唱曲兒。」

舒海澄儘管疑惑著天笑遺忘了喜兒遇害之事，但卻也沒在意到損了他的酒興。

他拍了拍傅鶴鳴的肩，「走吧，今晚咱哥兒倆就把那罈江陽白燒給喝了。」

舒海澄回到自己的居苑，腳步有點輕飄飄，但意識還是清楚的。

這些年他從不敢喝得酩酊大醉，因為……他吃過暗虧。

有心人總在他人意想不到的時候下手，而別人也總是在被套住脖子時才會驚覺。

進到花廳內，隨行的六通趕緊倒上一杯水，「大少爺，要給您沏壺熱茶嗎？」

「不必了。」他揮揮手，「你去歇著吧。」

六通頓了一下，有點不放心的看著他。

他瞥了六通一眼，笑嘆一記，「真的沒事，去吧。」

他這麼說了，六通才點點頭，旋身走了出去。

他坐在花廳裡歇了一會兒，這才起身往內室走。

這時，他隱約聽見腳步聲在他身後響起，他轉頭，只見妾室何玉瑞不知何時來到他身後。

他與何玉瑞從未同住在一處院裡，從她入府，他便將她安置在西翼的從雲軒。

她是懷上孩子才得以進門的。她有孕在身時他沒碰過她，她產下明煦後多次求歡，他也拒絕了她。

這一年，她偶爾暗示他冷落了她，他則裝聾做啞。

他可以純粹因洩慾碰她的，但他不願意。當然，他也是想給她教訓，讓她知道偷來的、強摘的果實是澀的。

「做什麼？」他淡漠地問了聲，逕自走回內室。

何玉瑞一臉乖巧地跟進來，主動侍候。

他沒有拒絕她，只是直挺挺地站著，兩隻眼睛漠然地看著她。

她抬起眼，眼神柔媚地看著他，怯怯地問：「又去喝酒？」

「鶴鳴休沐，便跟他喝了幾杯。」他說。

何玉瑞嫻熟地脫去他的外袍並掛好，解開他素淨裡衣的繫帶，有意無意地觸碰著他結實的胸膛跟臂膀，嘴巴不好說，卻以動作及眼神暗示著他、誘惑著他。

「要我讓六通給你弄熱水入浴嗎？」她問。

「不用。」他說：「天不冷，我用冷水就行了。」說著，他轉身走到夾間。何玉瑞趕緊地跟了過來，「我幫你。」話才說完，她的手已經伸向他。舒海澄攬住她的手腕，教她嚇了一跳，兩眼瞪大地看著他。他臉上覷不出也讀不明是什麼情緒，沒有嫌惡，也沒有一絲的動情。

「已經夜深了，妳回去歇著吧。」

聞言何玉瑞眼眶一濕，眼圈一熱，一臉委屈地道：「三年了，為什麼你對我從來沒有一點顧惜？」

「妳在胡說什麼？」他的語氣平靜得近乎冷漠，「難道我讓妳在舒府委屈了？妳在舒府的吃穿用度哪一項怠慢了？前陣子還讓妳買了幾件首飾不是嗎？」

這個何玉瑞不否認，她在舒府確實吃好用好，做為主母的舒老太太給月銀時也沒少過她一分半文，但她要的不只是這樣。

「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。」何玉瑞啜泣著，「我是女人，總不好主動開口要求，你、你對我難道……」

「我累，沒那心思跟氣力。」他說。

她抬起淚濕的眼，幽幽地道：「你是嫌棄我的出身吧。」

「與那無關。」

「那麼與什麼有關？」

他迎上她看似嬌憐低微卻又直接的目光，「這三年來，我也沒碰過妳之外的誰。」他唇角一勾，深深一笑，「妳就別鬧了，回去歇著吧。」

「海澄……」何玉瑞還想說些什麼。

舒海澄卻忽地大喊，「六通！」

何玉瑞被他這一聲洪亮的叫喚嚇了一跳，整個人震了一下。她不甘心，懊惱氣怒，可她不敢再討。

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試著平復內心的奔騰澎湃。雖說舒海澄從未對她說過半句重話或是給過什麼狠惡的臉色，但她隱約感覺得到他是頭狼。

他總是靜靜地、優雅地，讓人猜不準他什麼時候會躍起來狠咬人一口。

「我……我回去了。」她壓抑著心中的不甘及不快，轉身走了出去。

這是天笑第一次從滾缸上跌下來，還受了傷。

向天笑養在向錦波身邊十六年，他沒讓她受過一次傷，現在她借了向天笑的身，竟在眾目睽睽下出大糗。

丟人，太丟人了。

那天在歡滿樓聽舒海澄說了關於喜兒的事，她在返家途中一直覺得有人在跟蹤她、監視她，可當她停下腳步回過頭，又什麼可疑的人影都沒有。

當晚，她惡夢連連，整晚不得安眠。

也因此最近一直精神不濟、心神不寧，她一個失足，在滾缸上滑了腳，一屁股跌在地上。

就這樣，她只得在家裡休養了。幸好前陣子舒海澄賞了那麼多個銀元，十天半個月不上工還餓不死她跟爺爺。

她這人是標準的賤骨頭、勞碌命，根本閒不住。歇了三天，儘管腰還疼著，她卻開始東摸摸西摸摸，一刻都停不下來。

「天笑啊，妳能坐著就別站著，能躺著就別坐著，要是腰傷落下病根，以後有妳受的。」向錦波看不過去，忍不住叨唸。

「爺爺，我閒不下來嘛。」她一臉無奈。

「妳就不能找點能乖乖坐著不動的事？」向錦波笑嘆一記。

靜態的事情啊？前世她唯一能坐著不動就是在畫設計稿跟製作首飾頭花的時候了。

可現在她沒這些事情可做——雖然她腦子裡有好多的創意跟想法。

想到這兒，她突然好想畫圖呀！

「爺爺，我好想畫畫。」她說。

向錦波一愣，「畫畫？」

她點點頭，「我腦子裡有好多東西想畫下來。」

向錦波咧嘴一笑，「那容易得很，爺爺這就去給妳買紙筆。」

他站了起來，從櫃子底下摸出一只小木盒，這是他們爺孫倆的「金庫」，裡面擺著的是他們存放的錢。

他拿出足夠的數，立刻就出門去了。

天笑給院門上了門，興奮地回到屋裡等著。

一個時辰過去，她聽見屋外有聲音，心想應該是爺爺回來了，便起身走到屋外，興高采烈地抽開門門，打開院門。

「咦？」她聽見有點急促的腳步聲，卻沒看見爺爺的身影。

她跨出一步，往聲音的源頭望去，只見一個男人正快步地往巷口移動。

儘管是背影，她卻迅速地認出那人正是舒海澄。

剛才在門外的是他？他為什麼跑到這兒來？上次他是帶著兩百兩的銀票來跟她談條件，這次呢？他又想做什麼？

她都已經說得那麼清楚明白，往後跟舒海光只是兩個不相干的陌生人了，他還有什麼不放心的？

「混蛋！」她咬牙切齒地低聲咒罵著。

與此同時，舒海澄站在人來人往的街上左右張望，卻再也看不見那可疑的影蹤。那是誰？為何在向家爺孫倆的屋外徘徊，還勾著土牆往裡邊打探？

「大少爺……」跟著他一路追出巷子的六通氣喘吁吁地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看舒海澄一出屠宰欄便加快腳步，像是在追趕著誰似的往前疾走，此刻站在熙攘的街市上左右張望，六通一臉迷惑。

舒海澄若有所思，沉默不語。

他到過向家爺孫倆住的小宅子，那座小宅子位在屠宰欄邊，是通往屠宰欄的捷徑。因為舒家總號裡有一名夥計因工受傷，舒海澄親自帶著慰問金前往屠宰欄探望。

稍早他跟六通經過向家門前時，六通還跟他提了向天笑的事情，說向天笑幾天前在通天園賣藝時，一個不小心從滾缸上跌了下來。難怪他去巡視通天園的茶樓時，沒見到那小姑娘在通天園賣藝吆喝。

探望過受傷的夥計，主僕二人循著來路返程，他卻見到有個男人攀上向家小宅子的土牆窺探著。

下意識地，他邁出步子想一探究竟，未料那男子早一步發現了他，一溜煙地跑了。鬼鬼祟祟，賊頭賊腦，非奸即盜也。

「舒大少爺？」

就在他出神想著事情時，買好紙筆正準備回家的向錦波來到他面前。

舒海澄猛地回神，目光一凝，拱手一揖，「晚輩向老爺子請安。」

「不敢。」向錦波急忙彎腰。

向錦波不是第一次見到舒海澄了，幾次他們爺孫倆在通天園賣藝時，他都曾在人群中瞥見其身影。

舒家兩位少爺都長得好，但卻是完全不同的類型，舒海光濃眉大眼，性子活潑開朗，嘴巴又甜，生得討喜。

舒海澄個頭高壯，劍眉入鬢，星目凌厲，鼻挺且高，猶如刀削。那臉上難見笑意，話不多而出口成刃，給人一種難以親近及捉摸的感覺。

不過他也是客氣有禮的，上回他為了說服天笑拒絕舒海光而來訪時，雖然態度冷傲堅定，但並未口出惡言，臨去時還向他致歉。

看見向錦波手上那疊成色偏黃，毛邊千修的紙，還有擱在紙上用油紙包著的筆墨，舒海澄微怔。

「老爺子好興致，這是要揮毫嗎？」他問。

「不是的。」向錦波老實地道：「是天笑受了傷，閒不住，說她想畫畫，讓我給她添些紙筆。」

「向姑娘真是風雅。」他隨口問著，「老爺子說向姑娘受了傷，無礙吧？」

「謝舒大少爺關心，天笑她無礙，休息一些時日便好。」向錦波說著忽想起一事，憂疑地道：「舒大少爺怎會來到這兒？」

「一名夥計受了傷，我來探望他。」

聽著，向錦波不自覺地鬆了一口氣，「原來如此，我還以為……」察覺到自己會說出不恰當的話，他及時打住，神情尷尬。

舒海澄猜到他的心思，反倒先致歉，「晚輩先前冒失的帶著兩百兩登門拜訪，折辱了老爺子跟向姑娘，再次深表歉意。」

向錦波搖頭，「不敢不敢，這怪不了舒大少爺。我明白天笑是配不上舒家的，所以我也沒怨，怪就怪我不好，當初……」

向錦波再一次意識到自己又要說出不恰當的話，他是怎麼了，老了、糊塗了？天笑的身世何須向舒海澄說明？舒海澄又豈會在意？

向錦波蹙眉一嘆，「舒大少爺貴人事忙，老頭子我就不打擾了。天笑等著我，我先走了。」

「老爺子慢走。」舒海澄目送著他離去後，便也領著六通踏上回程。

向錦波很快就回到家，向孫女訴說方才的事。

「什麼？」聽到爺爺在街上遇見舒海澄，還跟他聊了一會兒，天笑警覺地問：「他沒什麼可疑的吧？」

向錦波微頓，一笑，「可疑？舒大少爺還挺客氣的。」

「爺爺，」她神情嚴肅，鄭重其事地道：「您要小心他，他是個心機鬼。」

「欸？」向錦波皺起灰白的眉毛，「怎麼會呢？」

「爺爺，他……」

「我知道妳氣他用兩百兩來羞辱妳，不過……」他幽幽一嘆，「這說來也怪不得他。」

她啐了一記，不以為然地道：「才不是那麼簡單呢！」

她的反應讓向錦波感到疑惑，不解地問：「怎麼妳說得好像有什麼隱情似的？有什麼事是爺爺不知道的嗎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她怎好讓爺爺知道舒家曾收買教唆惡人去傷害向天笑，讓她在山坳裡丟失了性命呢？她又怎麼敢說他方才行蹤鬼祟，擺明了在監控著他們爺孫倆呢？

要是爺爺知道這些事，不知道會有多惶恐。

「總之我們別跟舒家有瓜葛，離他們越遠越好。」她拉著向錦波的手正色道：「爺爺，答應我，別再跟他有任何接觸。」

迎上她那認真得讓人不覺有點緊張不安的眼神，向錦波訥訥地道：「好，爺爺答應妳便是。」

她安心地咧嘴一笑。

「對了，妳是要畫什麼呢？」向錦波感覺她在避談舒家的事，於是話鋒一轉。

「我畫了，您就知道了。」她神祕兮兮地道。

她打開墨瓶，以筆蘸了墨，開始在紙上作畫。

她很快地畫了一顆女人的頭，女人梳了她所構想的髮型，頭上有著髮飾頭花。接著，她再畫出一件件在她腦海裡不斷出現的飾物，有簪、釵、絹花……

看她一拿到筆就創意泉湧地畫出那麼多東西來，一旁的向錦波真是驚呆了。

「天笑，妳這是……妳哪來的心思靈感？」他驚奇地問。

「爺爺，您覺得美嗎？」她問。

「美，很美呀！」向錦波可不是因為她是自己孫女才誇她，而是她筆下的那些頭釵、簪子、頭花跟各色各樣的飾物都是他不曾見過的。

「爺爺，您知道什麼人的錢最好賺嗎？」她問。

向錦波搖搖頭。

「女人。」她說：「只要有一點點的餘裕，女人都願意為自己置辦頭面，或顯擺，或是為悅己者容。」

「所以……」他不解她為何突然畫出這麼多圖，又說了這番話，「妳想做什麼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現在能做什麼。」製作這些物件是需要資金的，而她最缺的就是錢

了。

爺爺年事已高，她不能老是靠著在街頭賣藝及在歡滿樓浣衣縫補過日子。為了給爺爺一個安穩無憂的生活，她得賺更多錢。

她想，她可以循從前創業的路線先做出一些成品，做成生意，先求有，再求好、求大。

即便如此，初期還是需要資金的，想當初她也是先投入五十萬的儲蓄才慢慢將事業做大的。

她上哪兒找錢呢？有人脈才有金脈，她的人脈又在哪裡？

Crescent Family